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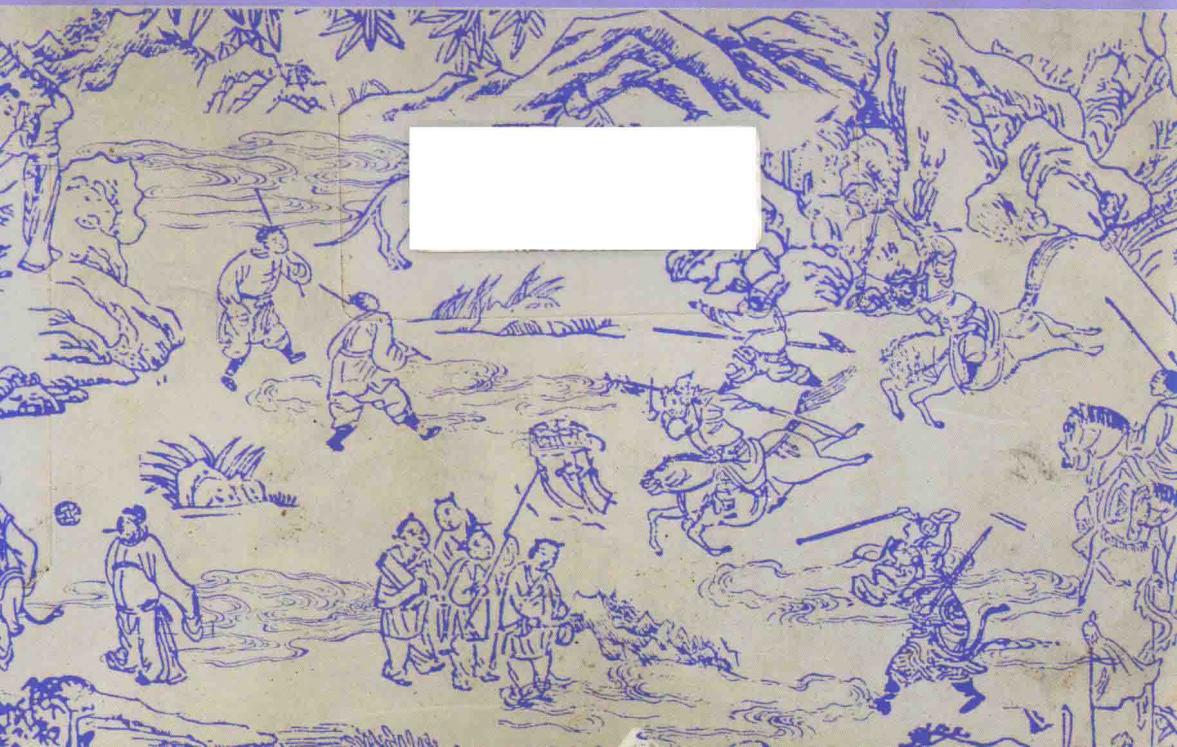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插图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下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隋唐演义

下

褚人获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隋唐演义 : 全2册 / (清) 褚人获编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3.6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7-5318-4047-3

I . ①隋… II . ①褚… III .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8527号

## 隋唐演义

---

作    者 褚人获  
责任编辑 陈 澈 郭建廷  
出版发行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  
邮政编码 150016  
发行电话 (0451) 84270514  
网    址 www.hljmscbs.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经典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41.25  
字    数 747千字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8-4047-3  
定    价 58.00元(上 下)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第一回	隋主起兵伐陈	晋王树功夺嫡	○○一
第二回	杨广施诡谋易位	独孤逞妒杀宫妃	○○八
第三回	逞雄心李靖诉西岳	造讖语张衡危李渊	○一四
第四回	齐州城豪杰奋身	楂树岗唐公遇盗	○二〇
第五回	秦叔宝途次救唐公	窦夫人寺中生世子	○二六
第六回	五花阵柴嗣昌山寺定姻	一蹇囊秦叔宝穷途落魄	○三一
第七回	蔡太守随时行赏罚	王小二转面起炎凉	○三八
第八回	三义坊当锏受腌臜	二贤庄卖马识豪杰	○四三
第九回	入酒肆蓦逢旧识人	还饭钱径取回乡路	○五〇
第十回	东岳庙英雄染疴	二贤庄知己谈心	○五五
第十一回	冒风雪樊建威访朋	乞灵丹单雄信生女	○六一
第十二回	皂角林财物露遭殃	顺义村擂台逢敌手	○六七
第十三回	张公谨仗义全朋友	秦叔宝带罪见姑娘	○七五
第十四回	勇秦琼舞锏服三军	贤柳氏收金获一报	○八一
第五回	秦叔宝归家侍母	齐国远截路迎朋	○八七
第十六回	报德祠酬恩塑像	西明巷易服从夫	○九二
第十七回	齐国远漫兴立球场	柴郡马挟伴游灯市	一〇一
第十八回	王碗儿观灯起衅	宇文子贪色亡身	一〇六
第十九回	恣蒸淫赐盒结同心	逞弑逆扶王升御座	一一一
第二十回	皇后假宫娥贪欢博宠	权臣说鬼话阴报身亡	一一六

第二十一回	借酒肆初结金兰	通姓名自显豪杰	一二三
第二十二回	驰令箭雄信传名	屈官刑叔宝受责	一三〇
第二十三回	酒筵供盗状生死无辞	灯前焚捕批古今罕见	一三六
第二十四回	豪杰庆千秋冰霜寿母	罡星祝一夕虎豹佳儿	一四二
第二十五回	李玄邃关节全知己	柴嗣昌请托浼赃官	一四九
第二十六回	窦小姐易服走他乡	许太监空身入虎穴	一五五
第二十七回	穷土木炀帝逞豪华	思净身王义得佳偶	一六一
第二十八回	众娇娃剪彩为花	侯妃子题诗自缢	一六七
第二十九回	隋炀帝两院观花	众夫人同舟游海	一七五
第三十回	赌新歌宝儿博宠	观图画萧后思游	一八一
第三十一回	薛冶儿舞剑分欢	众夫人题诗邀宠	一八八
第三十二回	狄去邪入深穴	皇甫君击大鼠	一九五
第三十三回	睢阳界触忌被斥	齐州城卜居迎养	二〇二
第三十四回	洒桃花流水寻欢	割玉腕真心报宠	二〇八
第三十五回	乐永夕大士奇观	清夜游昭君泪塞	二一三
第三十六回	观文殿虞世南草诏	爱莲亭袁宝儿轻生	二二〇
第三十七回	孙安祖走说窦建德	徐懋功初交秦叔宝	二二七
第三十八回	杨义臣出师破贼	王伯当施计全交	二三三
第三十九回	陈隋两主说幽情	张尹二妃重贬谪	二三九
第四十回	汴堤上绿柳御题赐姓	龙舟内绛仙艳色沾恩	二四五
第四十一回	李玄邃穷途定偶	秦叔宝脱陷荣归	二五二
第四十二回	贪赏银詹气先丧命	施绝计单雄信无家	二五八
第四十三回	连巨真设计赚贾柳	张须陀具疏救秦琼	二六五
第四十四回	宁夫人路途脱陷	罗士信黑夜报仇	二七二
第四十五回	平原县秦叔宝逃生	大海寺唐万仞徇义	二七九
第四十六回	杀翟让李密负友	乱宫妃唐公起兵	二八六
第四十七回	看琼花乐尽隋终	殉死节香销烈见	二九三
第四十八回	遗巧计一良友归唐	破花容四夫人守志	三〇〇
第四十九回	舟中歌词句敌国暂许君臣	马上缔姻缘吴越反成秦晋	三〇七
第五十回	借寇兵义臣灭叛臣	设宫宴曹后辱萧后	三一三
第五十一回	真命主南牢身陷	奇女子巧计龙飞	三二一

第五十二回	李世民感恩劫友母	宁夫人惑计走他乡	三二九
第五十三回	梦周公王世充绝魏	弃徐勣李玄邃归唐	三三六
第五十四回	释前仇程咬金见母受恩	践死誓王伯当为友捐躯	三四一
第五十五回	徐世勣一恸成丧礼	唐秦王亲唁服军心	三四八
第五十六回	啖活人朱灿兽心	代从军木兰孝父	三五七
第五十七回	改书柬窦公主辞姻	割袍襟单雄信断义	三六四
第五十八回	窦建德谷口被擒	徐懋功草庐订约	三七一
第五十九回	狠英雄犴牢聚首	奇女子凤阁沾恩	三七九
第六十回	出囹圄英雄惨戮	走天涯淑女传书	三八六
第六十一回	花又兰忍爱守身	窦线娘飞章弄美	三九六
第六十二回	众娇娃全名全美	各公卿宜室宜家	四〇四
第六十三回	王世充忘恩复叛	秦怀玉翦寇建功	四一三
第六十四回	小秦王宫门挂带	宇文妃龙案解诗	四二一
第六十五回	赵王雄踞龙虎关	周喜霸占鸳鸯镇	四二八
第六十六回	丹霄宫嫔妃交谮	玄武门兄弟相残	四三四
第六十七回	女贞庵妃主焚修	雷塘墓夫妇殉节	四四〇
第六十八回	成后志怨女出宫	证前盟阴司定案	四四六
第六十九回	马宾王香醪濯足	隋萧后夜宴观灯	四五四
第七十回	隋萧后遗榇归坟	武媚娘被缢入寺	四五八
第七十一回	武才人蓄发还宫	秦郡君建坊邀宠	四六四
第七十二回	张昌宗行傩幸太后	冯怀义建节抚硕贞	四六九
第七十三回	安金藏剖腹鸣冤	骆宾王草檄讨罪	四七五
第七十四回	改国号女主称尊	闯宾筵小人怀肉	四八一
第七十五回	释情痴夫妇感恩	伸义讨兄弟被戮	四八六
第七十六回	结彩楼嫔御评诗	游灯市帝后行乐	四九三
第七十七回	鸩昏主竟同儿戏	斩逆后大快人心	五〇〇
第七十八回	慈上皇难庇恶公主	生张说不及死姚崇	五〇五
第七十九回	江采蘋恃爱追欢	杨玉环承恩夺宠	五一二
第八十回	安禄山入宫见妃子	高力士沿街觅状元	五一八
第八十五回	纵嬖宠洗儿赐钱	惑君王对使剪发	五二六
第八十二回	李谪仙应诏答番书	高力士进谗议雅调	五三〇

第八十三回	施青目学士识英雄	信赤心番人作藩镇	五三六
第八十四回	幻作戏屏上婵娟	小游仙空中音乐	五四二
第八十五回	罗公远預寄蜀当归	安禄山请用番将士	五五〇
第八十六回	长生殿半夜私盟	勤政楼通宵欢宴	五五七
第八十七回	雪衣女诵经得度	赤心儿欺主作威	五六二
第八十八回	安禄山范阳造反	封常清东京募兵	五六八
第八十九回	唐明皇梦中见鬼	雷万春都下寻兄	五七四
第九十回	矢忠贞颜真卿起义	遭妒忌哥舒翰丧师	五八〇
第九十一回	延秋门君臣奔窜	马嵬驿兄妹伏诛	五八六
第九十二回	留灵武储君践位	陷长安逆贼肆凶	五九一
第九十三回	凝碧池雷海青殉节	普施寺王摩诘吟诗	五九七
第九十四回	安禄山屠肠殒命	南霁云啮指乞师	六〇三
第九十五回	李乐工吹笛遇仙翁	王供奉听棋谒神女	六〇九
第九十六回	拼百口郭令公报恩	复两京广平王奏绩	六一五
第九十七回	达奚女钟情续旧好	采蘋妃全躯返故宫	六二二
第九十八回	遗锦袜老妪获钱	听雨铃乐工度曲	六二九
第九十九回	赦反侧君念臣恩	了前缘人同花谢	六三四
第一百回	迁西内离间父子情	遣鸿都结证隋唐事	六三九

## 第五十一回

## 真命主南牢身陷 奇女子巧计龙飞

词曰：

何事雄心自逞，无端羑里羈囚。君臣鬱见泪交流，甚日放眉头。  
幸遇佳人梦，感群英尽吐良谋。玉鞭骄马赠长游，三叠唱离愁。

——右调《锦堂春》

哲人虽有前知之术，能趋吉避凶，究竟莫逃乎数。当初卜珝与郭璞皆精通《易》理，一日，郭璞见珝，叹道：“吾弗如也，但汝终不免兵厄！”卜珝道：“吾年四十一为卿相，当受祸耳，但子亦未见能令终。”郭璞道：“吾祸在江南，素营之未见免兆。”卜珝道：“子勿为公吏可免。”郭璞道：“吾不能免公吏，犹子不能免卿相也。”后卜珝为刘聪军将，败死晋阳，而郭璞亦以公吏为三郭所杀。故知数之既定，不但古帝王不能免，即精于《易》者亦难免耳。

如今再说夏王窦建德来到乐寿，曹后接入宫中，拜见了，便道：“陛下军旅劳神，恭喜逆臣已诛，名分已正，从此声名高于唐、魏多矣。但隋皇泰主尚在东都，未知陛下可曾遣臣奉表去奏闻否？”夏王道：“孤已差杨世雄赍表去了。宫中彩币绫锦，宫娥彩女，均作四份，以二份赐与功臣将士，以二份酬唐、魏两家同谋灭贼之功。孤但存其国宝、珍器、图籍而已。”曹后道：“陛下处分甚当。还有一个活宝在此，未知陛下贮之何地？”夏王道：“御妻勿认孤为化及之流。孤自起兵以来，东征西讨，宇宙至广，未有一隅可为止足之地，何暇计及欢乐之事？孤所以带萧后来者，恐留在中原，又为他人所辱，故与女儿同来，自有所在安放他去。”曹后道：“妾非妒妇，止不过为国家计耳，若如此，则是宗庙之福也。”过了一宵，夏王即差凌敬送萧后等到突厥义成公主国中去。

萧后原是好动不好静的人，宵来受了曹后许多讥辱，已知他不能容物，今听见要送到义成公主那边去，心中甚喜，想道：“倒是外国去混他几年好，强如在这里受别人的气。”催促凌敬起身。下了海船，一帆风直到突厥国中。凌敬遣人赍书币去报知义成公主。启民可汗因往贺高昌王麹伯雅寿，不在国中。义成公主即命王义发驼马去接萧后，又差文臣去请凌敬，到驿馆

中款待。萧后在舟中，见王义下船来叩见，正是他乡遇故知，不觉满眼流泪，问道：“王义，你为何在此？”王义道：“臣是外国人，受先帝深恩，何忍再事新主？故护持赵王同沙夫人到此。先帝不听臣谏，把一座江山轻轻的弄掷。今娘娘到这里来，原是至亲骨肉，尽可安身过日。公主差臣来接娘娘，快到宫中去相见。”萧后起岸，上了一匹绝好的逍遥骏马，来到宫中。义成公主同沙夫人出来，接了进去。行过礼，大家抱头痛哭。

萧后对沙夫人道：“你们却一窝儿的到了这里，止丢了我受尽苦恼！”沙夫人道：“妾等又闻娘娘仍旧正位昭阳，还指望计除逆贼，异日来宣召我们，复归故土，不想又有变中之变。”正议时，只见薛治儿与姜亭亭出来朝见。萧后问沙夫人道：“还有几位夫人，想多在这里？”薛治儿答道：“那同出来的狄、秦、李、夏四位夫人已削发空门，作比丘尼矣！”萧后见说，长叹了一声，又对沙夫人道：“夫人既在这里，赵王怎么不见？”沙夫人道：“他刚才同孩子们打围去了。”萧后道：“我倒时常想念他。”沙夫人道：“少刻回来，见了母后，是必分外欢喜。”一回儿摆上宴来，止不过山禽野兽，鹿脯驼珍。其时王义已为彼国侍郎，姜亭亭已封夫人，薛治儿做了赵王保母，大家坐定，各诉衷肠。

日色已暮，只见小内侍进来报道：“小王爷回来了。”萧后两年不见赵王，今见长得一表人材，身躯高伟，打了许多野兽，喊进来说：“母亲，孩儿回来了。”望见里边摆了酒席，忙要退出去。沙夫人道：“你大母后在这里，快过来拜见。”赵王站定了脚，薛治儿与姜亭亭忙下来对赵王说道：“此是你父皇的正宫萧娘娘，他是你的大母，自然该去拜见。”赵王见说，只得走上去，朝上两揖。萧后正开言说道：“儿两年不见，不觉这等长大了。”只见赵王两揖后，如飞往外就走。沙夫人道：“这该行大礼才是，怎么就走了去？”薛治儿重新要去搀他转来。赵王道：“保母你不知，当年在隋宫中，他是我的嫡母，自然该行大礼。今闻他又归许氏，母出与庙绝，母子的恩情已断。况他又是失节之妇，连这两揖，在沙氏母亲面上不好违逆，算来已过分了。”说完，洒脱了薛保母的手，往外就走。萧后听见，不觉良心发见，放声大恸，回思炀帝旧时，何等恩情，后逢宇文化及，何等疼热。今日弄得东飘西荡，子不认母，节不成节，乐不成乐，自贻伊戚如此。越想越哭，越哭越想，好像华周杞梁之妻，要哭倒长城的一般。幸得义成公主与沙夫人等，百般劝慰。自此萧后倒息心住在义成公主处，按下不提。

再说秦王回到长安，朝见唐主。唐主说三处兵锋利害。秦王道：“利害何足为惧？但刘武周与萧铣居于西北，王世充居于中央。臣竟欲差人致书，先结好世充，使不致瞻前顾后，然后进兵专攻刘、萧二处，无有不克之理。未知父皇以为是否？”唐主称善。即修书一封，着杨通、张千，到洛阳王世

充处。二人领命即行。岂知王世充看了来书大怒，扯碎了书，将杨通斩于阶下，将张千割去两耳放回。张千抱头鼠窜，逃回长安，哭诉唐主。

唐主大怒，自欲提兵去剿世充。秦王道：“不必父皇动怒，臣儿自有调度在此，差李靖为行军大元帅，领兵十万去扼住刘武周。臣儿领一旅之师，誓必扫灭世充，回来见驾。”唐主大喜，即命秦王领兵十万，前往洛阳进发。时秦王每一出师，西府宾僚如杜如晦、袁天纲、李淳风、侯君集、姚思廉、皇甫无逸等，秦王平昔以师礼事之，故凡出兵，无不从侍帷幄，筹谋谋划。秦王命殷开山为先锋，史岳、王常为左右护卫，刘弘基为中军正使，段志玄、白显道为左右护卫，自领一军居后。长孙无忌、马三保等保卫船骑。水陆并进，来到洛阳。王世充探知，亦领军于睢水，列阵相迎。秦王屯兵于睢水之北，两军相接，当不起唐家兵精将勇，杀得世充大败进城，坚闭不出。

次日唐营排宴，犒赏三军已毕。秦王乘着酒兴，问土人：“此地何处好景，可以游玩？”土人答道：“城北十里外，有一北邙山，周围百里，古帝王之陵，忠臣烈士之墓，如星罗棋布，其中珍禽怪兽，苍松古柏，无限佳景。”秦王见说，喜道：“吾正欲到彼处射猎。”李淳风道：“臣晨起演先天一数，殿下该有百日之灾，不可开弓走马玩景。况面带青色，还是不走的是。”秦王道：“吾日夕驰骋于弓马之间，觉得气爽神怡，有何利害？”即同马三保软甲轻衣，雕弓利箭，十余骑径往北邙山来。到了山内，秦王四顾了一回，喟然长叹道：“吾想前代之君，坐镇中华，拥百万之师，有多少英雄豪气，今止得几个石人石马相随。况荆棘丛生，狐兔为侣，宁不可叹。日后唐家天子，亦如此而已。”正嗟叹间，忽见西北上，赶出一只白鹿，冲面而来。秦王扣满弓，一箭射去，正中鹿背。那鹿带箭望西而走，秦王纵马追之，紧赶数里，转过山坡，其鹿杳然不见。秦王四下追寻，不觉骤至一处，坦然平川旷野，但见旌旗耀日，戈戟森罗，一座新城门，匾上“金墉城”三字，日光耀目。秦王道：“此非李密所居之城乎？”马三保道：“正是。殿下可急回，若彼知之，便难脱身。”不提防守城军卒看见，忙去报知魏主。李密道：“此必是李世民诱敌之计，不可追之。”程知节踊跃向前道：“主公，此时不擒，更待何时？”说了，手提大斧，跨青鬃马，如飞出城。秦叔宝恐知节有失，随即赶来。

时秦王正欲回骑，只见一人飞马来追，大叫道：“李世民休走！”秦王横枪立马问道：“你是何人？”知节道：“我便是程咬金，特来捉你。”秦王笑道：“谅你这贼夫，何足为惧！”知节举起双斧，直取秦王。秦王挺枪来迎。斗了三十余合，因马三保被秦叔宝接住，秦王只得败走。三保也抵敌不住，亦自逃去。知节追赶秦王，看看较近，秦王搭上箭，曳满弓，“飕”

的一声，正射中知节盔缨。秦王见射不中，心中甚慌，纵马加鞭复走。恰值面前一座古庙，牌书“老君堂”三字，秦王心下想道：“既有此庙，何不进去躲过片时？”忙进庙门，把门关了，取一条大石条来顶撞了，把马拴在庙廊下，向着老君神像也不及细祷，作一揖道：“神圣在上，若能救吾李世民脱得此难，当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祝告了，即往神座内躲避。那老君原是灵感的，故受一方香火，今见一个真命之主，紫微有难，岂不显圣？便刮起一阵旋风，把秦王行来的马蹄踪迹都灭没了，又把蜘蛛絮尘网定庙门。

程知节追赶秦王到三叉路口，倏然不见，四下一望，只见前面一个大树深林，丛丛茂密，便纵马加鞭，赶进林中。上了山岗，见山背后一座古庙。知节慌忙来至庙前，把门乱推，却推不开，蜘蛛网面，四下里尘灰飞絮，像久无人进去的。只得兜转马头，复上山岗，向庙中细看，吃了一惊，只见屋脊中间一条大黄蟒蛇盘踞其上。知节看了，想道：“吾闻得人说，汉刘邦斩了芒砀山的大蟒蛇，后来做了皇帝。我也是一个汉子，难道除不得此孽畜？”忙下岗到庙前，下了坐骑，将一块大石撞开了庙门，往屋脊上看，却又不见，想道：“孽畜必游进殿内去了。”走到殿前，只见一马系在柱上。知节道：“原来李世民躲在这里！”又看梁柱上的蟒蛇，踪迹全无，瞥见神柜上帘幕摇动，恍如蛇尾现出在外。

原来秦王见有人进殿细看，如飞在柜里轻轻拔出剑来。时叔宝亦追赶到殿，见知节把神幕揭起，喝道：“贼子却躲在这里！”举起巨斧，照着秦王头上砍来。秦叔宝忽见五爪金龙现出来，抓住巨斧。叔宝知是真命之主，如飞抢上前，把双锏架住巨斧道：“兄弟，你好莽撞！岂不知唐与魏原是同姓，曾有书札往来？今若把一死的见驾，是无功而反有罪矣！”知节道：“大哥你不知，吾刚才见他是一条黄蟒蛇精，今不杀他，他会遁去。”秦叔宝微笑了一笑，轻轻扶秦王出了神柜，叫手下宽松剪了，扶出庙门。从人牵了秦王的马，程知节、秦叔宝各上了马押后，一行人带进金墉城来。那些市井小民不知好歹，口中啧啧赞道：“好一个汉子，生得秀眼浓眉，方面大耳，不知犯着何事，被两位将军解进城来。”有几个跟进城的百姓，便道：“你们不要小觑他，这是一位唐家的太子，因偶然在这里过，被我两位将军获住。”众百姓道：“怪道相貌迥出寻常，原来是金枝玉叶，可惜，可惜！”秦叔宝在马上听得，却要放脱他，因众耳众目，又不便行，只得解至府门。

魏公令群刀手拿秦王至阶前，责之道：“你这个猾贼，却自来送死。汝父镇守长安，坐承大统。吾居金墉，管理万民。前已取河南，今又想暗袭金墉，是何道理？”秦王道：“叔父暂息虎威，侄儿有言稟上。因洛阳王世充杀我使臣，故侄领兵征讨，败其三军。世充坚闭不出，是以退兵千秋岭下。

偶因承醉捕猎，来金墉探望叔父，不意叔父反致见疑。”魏公怒道：“你这个猾贼，吾与汝何亲，假称吾叔父？汝本恃勇轻敌前来，探吾虚实，于中取事，却以甜言哄我。”喝令武士推山斩之。魏征道：“主公若斩世民，非安社稷之计，金墉速于受祸矣。”密问：“何故？”魏征道：“此人东征西荡，今入长安，与其父坐承大统，兵精粮足，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彼父若知我主杀其爱子，必起倾同之兵前来复仇，忿死相拼，有何了日？”李密道：“如此说，难道竟放了他去？”魏征道：“莫若将他监禁在此，使李渊知之，若有降书朝贡之物，放他回还。如若不从，使其子执质在此，终身不敢来侵犯，岂不是好？”魏公道：“此论甚通。”即令狱卒带入南牢。

时唐主在长安，因马三保来报知此信，自要亲提人马来讨李密，以救秦王。因刘文静与李密有郎舅之亲，劝唐主修书具礼，来见李密。不意李密绝不认亲，反要把刘文静斩首，幸亏徐世勣劝免，也送入南牢去了。可怜：

青龙白虎同囚室，难免英雄相对泣。

时魏公发放已完，忽见流星马报到，奏说：“开州凯公校尉杀了刺史傅钞，夺其印绶，会合参军徐云，结连宁陵刺史顾守雍造反，大起人马，犯我境界，说诱洪州刺史何定，献了城池。二郡人马与凯公攻打偃师、孟津地方，诸郡百姓无守，甚是紧急。”魏公闻报，大惊道：“偃师乃吾咽喉之地，屯粮之所，倘有亡失，魏之大患，孤当自率大兵讨之。”即命程知节为先锋，单雄信、王伯当为左右护卫，罗士信、王当仁趨运粮草，留徐世勣、魏征、秦琼总权国事。亲自领兵，往开州进发。

却说秦王与刘文静监锁南牢，亏秦叔宝时常馈送，不致受苦。更喜那狱官，姓徐名立本，字义扶，妻亡，止携一女，名唤惠媖，年已二九，尚未适人。那个徐义扶虽是小官，却是见识高广，眼力颇精。他道刑名过犯，冤抑者多，所以不嫌前程渺小，志愿力行善事，利物济人。秦王初发监禁之日，那夜女儿惠媖梦见一条黄龙，盘踞囚室之内。惠媖惊骇，走去偷觑，只见那龙飞来，缠绕其身，遂尔惊醒，述与义扶知道。义扶晓得秦王是个真命之主，遂要放他们两人还邦，急切间未得其便，惟每日三餐请秦王与文静到里边精室中去款待。两人甚感他恩德。

一日，秦叔宝与魏玄成在徐懋功府中小饮。说起秦王之事，叔宝大笑起来。徐、魏两人问道：“秦兄有何好笑？”叔宝道：“吾想我们程兄弟真是个蠢才。”懋功道：“那见他蠢处？”叔宝道：“当日在老君堂要举斧砍杀秦王之时，忽现出五爪金龙，将斧抓住，因此弟见了，忙把双锏架住，不好私放他，只得解将进来。程兄弟竟认秦王是黄蟒蛇精，必要除他，岂不是可笑？”玄成道：“吾见秦王龙姿凤眼，真命世之主。前日主公要杀他，所以力劝监禁南牢。将来数尽归唐，必至玉石俱焚，如何是好？”懋功道：“吾

们这几个心腹兄弟，如今趁他被难之时，先结识他，日后相逢，也好做一番事业。”叔宝不好说昔日有恩于唐主，今又救了秦王之命，只得点头应道：“徐大哥说得是。”玄成道：“据我之见，还该趁主公未归，大家携一尊到那里去，与秦王、文静叙一叙，也见我们这几个不是盲目之人。未知二兄以为何如？”叔宝应声道：“魏兄说得极是。弟正有此心。明日二兄早来同去。”过了一宵，秦叔宝家中整治二席酒，悄悄叫人抬进南牢。比及玄成、懋功来时，日已晌午了。三人俱换了便服，大家跟了一个小厮，各坐小轿，来到南牢门首。

先是小厮去报知，狱官徐立本如飞开门，接了进去。魏玄成三人叫小厮打发轿人回去，义扶引到囚室，与秦王、文静相见了。秦王、文静各各拜谢深恩。懋功道：“非弟辈俱属蒙瞽，不识殿下英明，有屈图圄，这也是殿下与刘兄数该有这几日灾厄。今因主公提师讨凯公去了，因此我们进来一候，冀聆教益。”魏玄成道：“只是此地怎好坐？”秦叔宝道：“酒席已摆设在里边。”刘文静对徐懋功道：“狱官徐立本，虽官卑职小，却非寻常之人。承他朝暮殷勤奉侍，实出意外；况他才智识见，另有一种与人不同处。”一头说，众人已到里边，却是三间精室，满壁图书，尽是格言善行。三人请秦王上坐，刘文静次之，玄成、叔宝、懋功各各坐了。秦王道：“承三位先生盛意，世民有何德能，敢劳如此青盼。那狱官徐义扶虽居击柝之职，定不小于人下者。承他日夕周旋，愚意欲借花献佛，邀来一坐，未知三位先生肯屑与他坐否？”徐世勣道：“他原是隋朝科甲出身，当日主公原教他为司马，不知甚意，自愿居刑曹监守。”魏征道：“吾也闻他是个乐善好道有意思的人，这样世界的官儿论甚大小，快请出来。”小厮请了徐立本出来，谦让了一番，只得于末席坐下。

酒过三巡，只见徐家一小僮进来，向家主稟道：“有懿旨在外。”徐立本如飞起身出去。玄成等众人尽加惊异，俱在那里揣度。只见徐立本走来坐定，魏玄成忙问道：“宫中怎有甚懿旨到这里来？”徐义扶笑道：“不敢隐瞒，正宫王娘娘实与小女有缘，晓得小女颇识几字，素知音律，幸得禁林清赏，故此常差内侍接进宫去陪侍。前因分娩太子，进去问候，今日是弥月，叫他进去，不知还有甚事。”徐懋功道：“令爱想是有才貌的了，今年多少贵庚？”徐义扶道：“小女名唤惠媖，年一十八岁了。”徐懋功见秦叔宝、魏玄成与秦王说起袭取河南一段，也就住口，不与义扶讲，大家诉说战阵功业之事。

正说得热闹，只见一个小厮向魏玄成稟道：“走役来报，王爷差人赍赦诏，快到了。”玄成向叔宝、懋功道：“二兄陪殿下宽饮一杯，弟去了就来。”说了，起身而去。文静与懋功是旧交，秦王与叔宝彼此有恩心交，四

人更说得投机。忽小厮报道：“魏老爷来了。”大家起身。懋功道：“想必主公威降了凯公，复平土地，故有赦诏，为何吾兄反有忧色？”玄成就在袖中取出诏书来，道：“请二兄看便知。”前面不过说凯公肉袒投降，后又喜生太子，故降赦文。除人命强盗重情外，不赦南牢李世民、刘文静二人，其余咸赦除之。懋功与叔宝读了一遍，双眉频蹙，默然不语。

只听见外边人声嘈杂，魏玄成问道：“为何喧闹？”徐义扶道：“想必宫侍送小女回来。”又见那小厮出来，请义扶进去。徐懋功道：“前日秦大哥要打帐在赦内邀恩，吾度量必不能够。为甚么呢？昔日魏公待人，还有情义。近日所为，一味矜骄，恃才自用。目下赦内若肯赦二公，则前日先认了亲，不至如此相待。”叔宝道：“除此之外，却怎么商量？”秦王听见他们计议，不好意思，只得说道：“承三位先生高谊，或者吾两人灾星未退，且耐心再住在此几时，亦何不可。只是有费三位先生照拂周旋。”魏玄成道：“吾有个道理在此。”正要说时，只见徐义扶走将出来，便缩住了口。

刘文静对众人道：“义扶兄已属心交，众兄有话，不妨直说。”魏玄成对刘文静道：“刘兄来看赦书上，那一条‘不赦南牢’的‘不’字，只消添上一竖一画，改为‘本’字，主公归来，料必无疑，就有他事，这血海干系，总是我三人担待了。”秦叔宝喜道：“这却甚妙，须要就烦魏兄大笔，方写得像他亲笔一般。”时众人站在一堆儿，也有说妙的，也有不开口的。徐义扶道：“卑职倒有一计在此，未知三位大人可容卑职略参末议否？”徐懋功道：“兄有良策，快些说出来。”义扶道：“以‘不’改‘本’，恐文义念去有些勉强。况主公非昏暗庸愚眊眼糊涂之主，看他另写一行，下笔之时何等慎重。今若改了‘本’字，主公回家，必然看出，有许多不妙。莫若竟让卑职把秦殿下与刘大夫放去，主公回来，三位大人尽推在卑职身上，虽尚可饰辞，犹难免守国防范之愆，然不至有大害了。若明改赦诏，不几视朝廷之敕书如同儿戏乎？”众人都道：“此论不差。”

魏玄成道：“义扶持论甚畅，但不知怎样个放法？”徐义扶道：“方才王娘娘宣小女进去，因太子弥月，欲草疏到主公处，奈因身子尚惮劳顿，故叫小女代为草就，要差人到孟津去。小女有心乘机奏过王娘娘，即讨此差与卑职，明日四鼓就要起身，岂不好是改赦的机会？现有懿旨，叫卑职到徐大人处拨差官兵守护狱囚的，内票在此，表章是用黄绢封固的，小女藏在里边。”袖中取内票出来。徐懋功取来一看，只见上写道：

仰兵部掌印大堂徐，速拨吏卒二十名，去守南牢监禁，待狱官

徐立本公司归，即便交卸，勿得有误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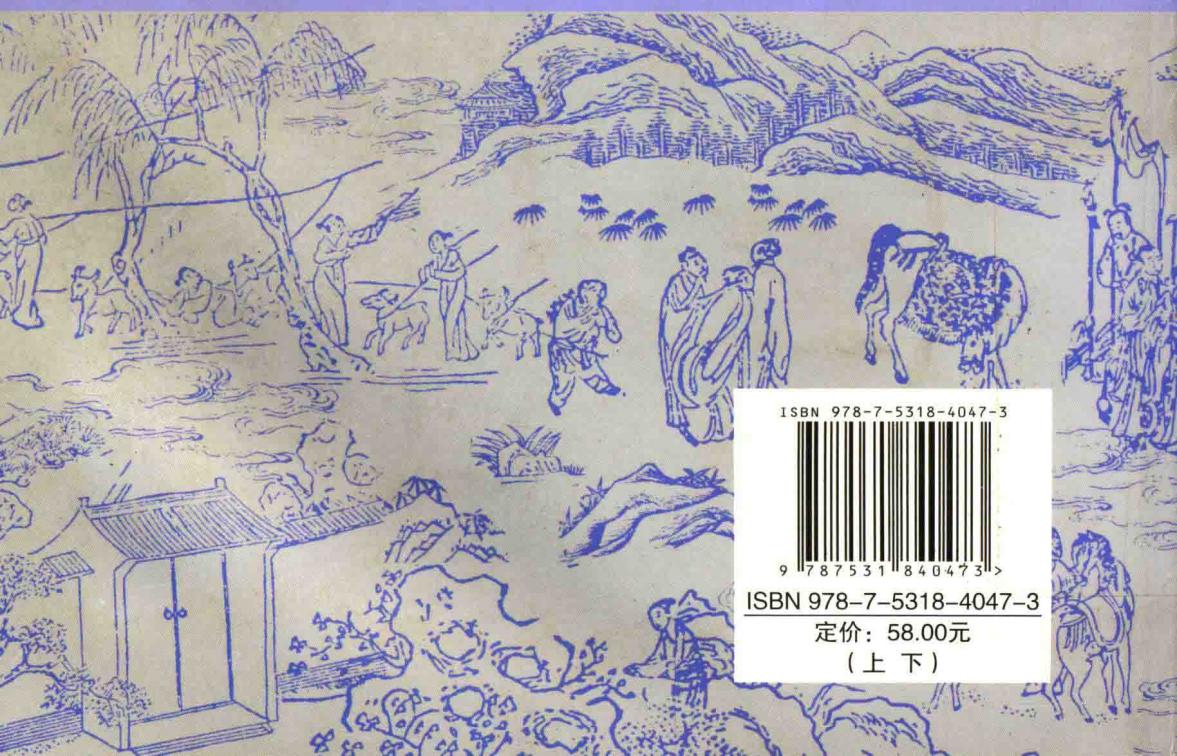
玄成、叔宝大喜道：“这是唐主之福，该使殿下还朝，父子重逢，君臣会合。”徐义扶道：“只是要五匹鞍辔的好马，方才济事。”魏玄成道：“连

兄只消三骑，多此二骑何用？”徐义扶道：“小女与一个小价，亦不可少。”徐懋功道：“既如此，也该请令爱出来，见了殿下，好少刻同行。”

徐义扶忙进去，同女儿惠嫫出来。众人见时，乃是一个才要改妆不脂不粉的美秀女子。徐义扶道：“匆忙之际，总朝上三叩首就是。”众人皆要还礼，义扶再三不容，只得答以三揖。惠嫫如飞进去了。徐懋功道：“我前去会征化及，得二匹骏马，驯良之至，一匹赠与殿下，一匹赠与惠嫫令爱。”秦叔宝道：“殿下的追风马，我养好在厩下，并挑选二匹送来，后会有期，我们该大家别过罢！”徐懋功道：“诸公该作速收拾，伺我发兵卫下来，就到我署中来是了。”魏、徐、秦又叮咛了一番。义扶送了三人出门，如飞进去，收拾了细软，把两套青衣小帽与秦王、文静换了。义扶又添些果菜，叫小厮扛了一坛酒，放在客座里。秦王问义扶道：“添酒增肴，是何缘故？”刘文静道：“我晓得这是义扶的作用，少刻便见。”正说间，听得叩门声响。义扶如飞叫小厮出来开门，却是一个老队长同十来个小兵，到里边来叩见了义扶。

义扶对众人道：“里边禁门，刚才徐大老爷差人到来巡察，已封好在那里了。恰好我们两个舅子要同到孟津单将军处公干，故有现成酒肴在此。天气寒冷，酒在坛子里，你们吃了罢，只要收拾好了家伙。”说完了，徐惠嫫提了灯笼，秦王与文静负了奏章与报箱，小厮青奴挑了行李，叫一个士兵出来，关好了门进去了。徐义扶等五人忙忙走的不多几步，只见秦叔宝家小厮迎上前来，说道：“家老爷坐在堂中，候徐爷去会。”义扶等走进叔宝署中，只见院子里系着五匹马。秦叔宝忙出来接见了，对秦王道：“我晓得殿下归心甚急，此刻也不敢尽情了。”将手指着院子里的马道：“这两匹马是刚才徐大哥叫人牵来的，这匹金串银镶的赠与殿下，那匹绣串雕鞍的赠与惠嫫小姐。殿下的马，文静兄坐去。那二匹是我赠与义扶及管家的，多是驯良善走的脚力。”又在袖中取出书札来，对文静道：“此三件烦兄带去，一道表章是叩谢唐王的，两封书启候李药师与柴嗣昌两兄的，代弟一一致意。”文静如飞打开包裹藏好。叔宝叫小厮快牵自己的坐骑来，要送秦王出城。秦王止住道：“承将军等许多情义，我李世民镂之心版，再不敢劳尊驾送出城，恐惹嫌疑。”叔宝洒泪道：“士为知己死。大丈夫若虑嫌疑，何事可为？”即便先上了马，众人也只得上了马，急赶出城，又叮咛了一番，然后举手相别。这叫做：

惺惺自古惜惺惺，说与庸愚总不解。



ISBN 978-7-5318-4047-3

9 787531 840473>  
ISBN 978-7-5318-4047-3

定价：58.00元  
(上 下)